

论汉语内、外轻动词的分布与诠释*

蔡维天

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台湾 新竹 30010

提要 文章从制图理论(Cartographic Approach)的观点出发,主张汉语的轻动词(light verb)应分内、外两类:外轻动词与事件(event)层次的使事性(causality)有关,而内轻动词则跟动作(activity)层次的与事性(comitativity)有关。这点与疑问状语及反身状语的内外之别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反映了所谓诠释高度(the height of interpretation)的理念思维。文章接着进入扩大验证的阶段,将内、外轻动词的用法串连起来,从句法移位的角度探讨使事、与事、被动及蒙事(affectivity)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明确呈现出动词组一路延伸至句子左缘的立体地形图。这不但是汉语类型特色的终极展示,也是以层系结构来分析语法化进程的绝佳素材。

关键词 汉语句法 轻动词 使事性 与事性 制图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6)04-0362-15

1 汉语其实并不太孤立

汉语作为一种典型的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一直在语言类型学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这个理念在语法界经过长年的考察论证之后(黎锦熙 1924; Li & Thompson 1981; 梅广 2015),终于在 Huang (2015)的比较句法分析中开花结果:一个强势的分析性语言(robust analytic language)除了较少受到词法的束缚,还有许多类型学上的共现特征(typological correlations)。首先看看英汉之间的差异,例如:

- | | |
|-----------------------------|-------------------------------------|
| (1)a. John just telephoned. | b. John just telephoned his sister. |
| (2)a. * 张三刚才电话了。 | b. * 张三刚才电话了妹妹。 |
| (3)a. 张三刚才打了电话。 | b. 张三刚才给妹妹打了电话。 |

众所皆知,英语的名词 telephone 常活用为动词,及物或不及物皆可,分别如例(1)a 和 b。现代汉语则相对保守,不能直接活用“电话”这个名词,如例(2)a 和 b,我们必须拆成两个部分来讲,即用一个语义泛化的轻动词,如“打”,后面再加上宾语“电话”组合而成,如例(3)a 和 b,这种离散用法正是汉语分析性(analyticity)的绝佳例证。

然而汉语此项类型特质却在新近口语中出现松动的迹象。例如:

[收稿日期] 2015年10月26日 [定稿日期] 2016年4月21日 doi:10.7509/j.linsci.201604.029845

* 本文研究受到国科会计划(NSC 96-2411-H-007-026)和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季风亚洲与多元文化”计划资助;得到崔希亮、冯胜利、顾阳、郭锐、黄正德、李亚非、李艳惠、陆俭明、潘海华、邵敬敏、沈阳、石定栩、邓思颖、徐杰、杨亦鸣以及“第五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徐州,2015年6月3日至10日)与会学者的建议和指正;《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专家也对本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文献中对其分类有不同的意见,但大致都同意这些词项经过语法化的淬炼已是半虚半实,可与助动词、介词、体貌标记的发展等量齐观,在语言类型学上也可视为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二,一般长被动句(long passives)如“阿Q被小D踢进了三球”虽有事件层次的蒙受义,即阿Q蒙受了小D踢进三球的惨剧(参见Huang 1999),但却没有意动和使动的解读,即阿Q被认为或被逼迫让小D踢进三球。这显示时下这些非典被动句应该还是有词法、句法上的硬件支撑,而非纯粹的软件应用。从新近制图理论的角度来看,形式、功能和认知的分析在此处并不冲突,明确的层系结构经由界面映射(interface mapping)反倒提供了更宽广、更具系统性的诠释空间,使不同语法部门的机制得以兼容。

事实上,冯胜利(2005)和Feng(2015)已将古汉语的使动、意动视为动词移位至隐性轻动词的结果,文中指出例(9)a中“以X为有罪”的分析性句式很可能是例(9)b中“罪X”的原型。例如:

(9)a. 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察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b. 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

这两例的差别在于例(9)b中“以”、“为”、“有”等轻动词皆以隐性形式出现,因此可将名词“罪”一路吸引上来,落脚在最高的位置,这才成就了“罪我”的综合性用法。现图解如例(10):〔3〕

(10)……[以] 我 [为] [有] 罪
 ⇒ [[罪 + 有] + 为] + 以] t_{v2} t_{v1} t

依此思路往下推论,“阿Q被别人小康了”其实就是“阿Q被别人当他是小康”,而“小D被退休了”则可分析为“小D被强迫退休”。二者都显现了从分析性结构回归到综合性结构的迹象,这也意味着现代汉语有了一个新生的演化趋势(黄正德和柳娜 2014; Huang & Liu 2014)。换句话说,去名词化动词其实就是名词加接到轻动词上结合而成,相当于英语中的衍生加缀(derivational affixation),如“criminal-ize”。只是汉语一方面以句法运作为主,另一方面又没有显性词缀,因此表面上虽然看不太出来,但实际上却已经向非孤立语倾斜。本文将专就隐性轻动词的句法和语义做层系结构上的区分,主张分析性和综合性在消长之间其实是可以共存的,端视个别语言在虚词层上的延展或浓缩而定。

2 轻动词的内外之别

从前述孤立语的特征出发,我们认为汉语这种大开大合的性格也展现在内、外两类轻动词的语法行为之上:一般轻动词位于动词组的边缘地带,但分析性强的语言却很可能允许它们直接合并至左缘结构(left periphery),以整个事件为其范畴;语法化程度愈高的动词,其句法位置也愈高。

我们对外轻动词的观察源自Huang(1994,1997)的经典分析:要参透例(11)a中句法和语义不协调的现象,必须从该句的“言外之意”着手,将其与例(11)b中的致使关系(causation)等量齐观,即例(11)a中其实有一个相当于“让”的隐性轻动词CAUSE,差别在于“让”可以单独出现在句子上层,而CAUSE则需将主动词“切得”吸引上来做为靠山,才能在音韵上站得住脚,其衍生过程可以图解为例(12),其中 vP_{out} 为外轻动词组(outer light verb phr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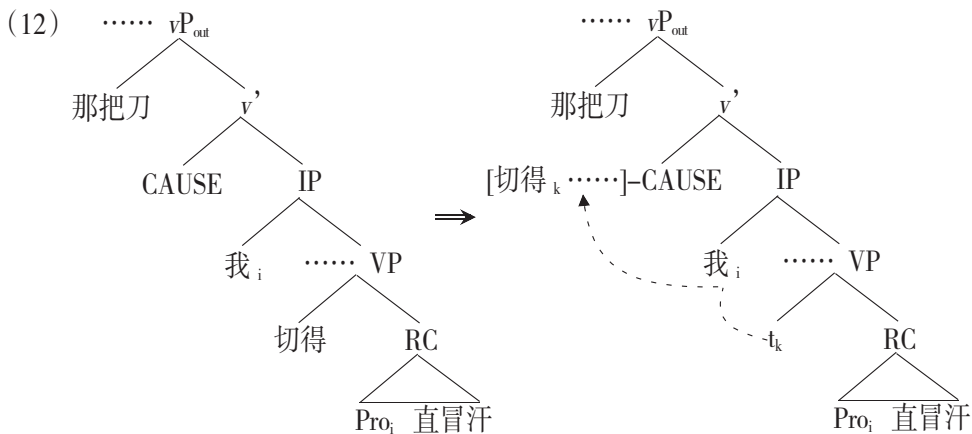
(11)a. 那把刀切得我直冒汗。

b. 那把刀让我切得直冒汗。

〔3〕类似分析也可用来区别下面两种“小”的非典型及物用法(参见冯胜利 2005;黄正德和柳娜 2014)。例如:

(i)a. 登泰山而小天下。(意动,“登泰山而以天下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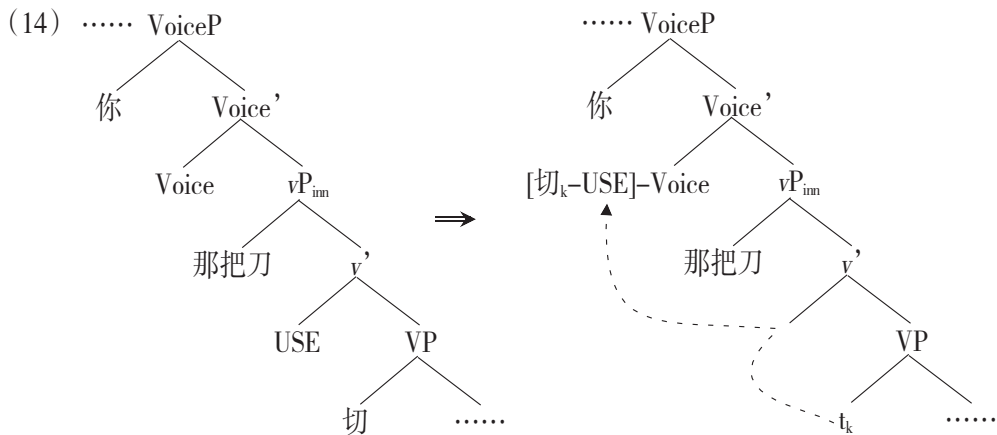
b. 斫而小之。(使动,“斫而使之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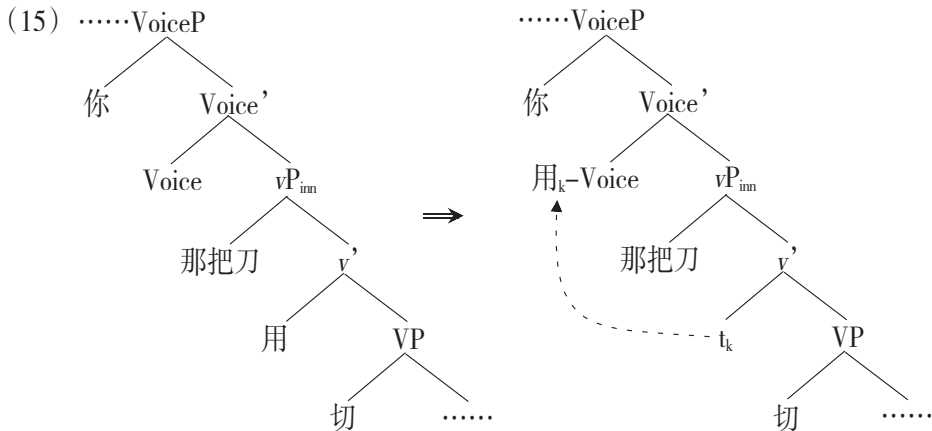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 Lin (2001), Tsai (2014) 和冯胜利 (2005) 指出还有一类不协现象可以用隐性轻动词来分析: 试对比例 (13)a 和例 (13)b, 后者可视为前者的本义, 即例 (13)a 很可能有一个跟“用”相应的隐性轻动词 USE, 同样需要吸引主动词“切”移上来才能撑住场面, 并负责引介“切”这个动作所需之工具论元 (instrument argument), 即“那把刀”。例如:

- (13)a. 你切那把刀, 我切这把刀。
- b. 你用那把刀切, 我用这把刀切。

其衍生过程可图解为例 (14), 其中 vP_{inn} 代表内轻动词组 (inner light verb phrase), VoiceP 代表语态词组 (voice phrase), 引介域外论元 (external argument):



如果内轻动词组的中心语是“用”而不是 USE, 就只有轻动词本身上移至 Voice 位置。如例 (15):



本文认为前述两类轻动词在句法分布和语义诠释两方面都有系统性的差异,应该明确加以区分,这不只是轻动词的内外之别,也跟汉语其他的类型特征相契合。

3 使事性和与事性的制图分析

事实上,无论是就结构分布还是语义诠释而言,内、外轻动词都跟内、外状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蔡维天 2007; Tsai 2008)。以助动词“会”为界,例(16)a中“怎么”问的是造成“阿Q去徐州”的使事者(causer)为何;而例(16)b问的则是其工具、途径等广义的与事者(comitant)为何。例如:

(16)a. 阿Q怎么会去徐州? [外疑问状语,表使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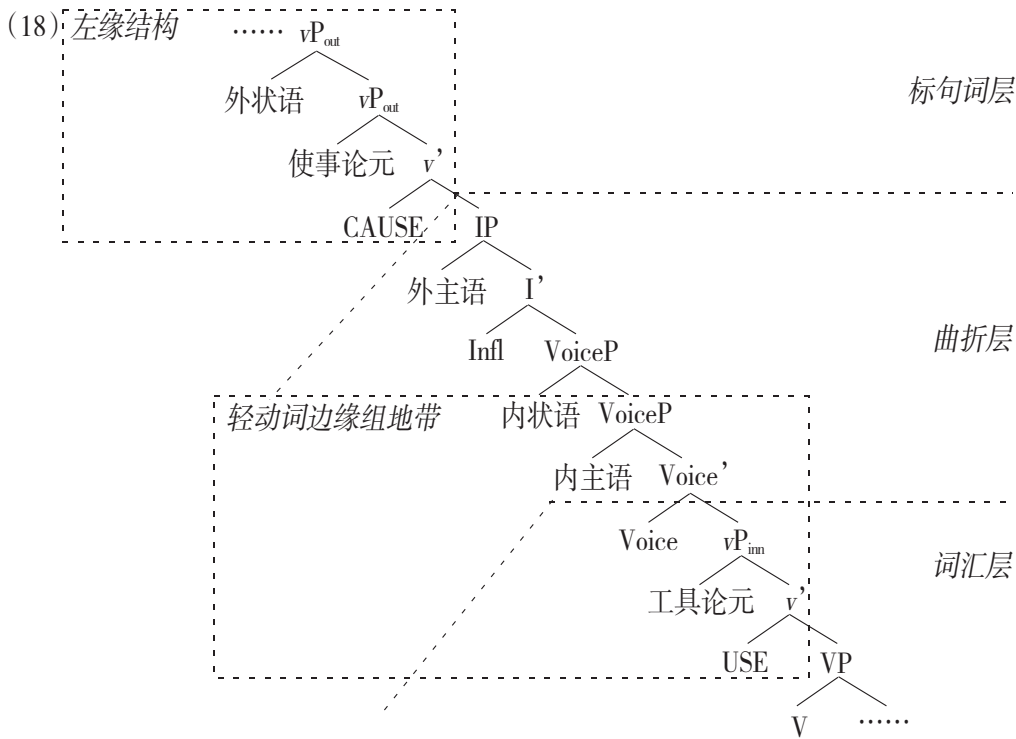
b. 阿Q会怎么去徐州? [内疑问状语,表与事性]

同样的道理,例(17)a的外反身状语表达“阿Q去徐州”其实没有使事者,例(17)b的内反身状语则表达该事件没有与事者(即同伴)。例如:

(17)a. 阿Q自己会去徐州(,不需要别人催)。[外反身状语,表使事性]

b. 阿Q会自己去徐州(,不需要别人陪)。[内反身状语,表与事性]

如此一来,在概念层次上 USE 和 CAUSE 便很自然的跟内、外状语搭上了线,前者可称之为内轻动词,引介工具论元,而后者则称之为外轻动词,引介使事论元。如例(18)所示,我们还可以反推回来,主张外状语盘据在左缘结构外轻动词组(vP_{out})的附加语位置,其中心语就是 CAUSE;差别在于此处外轻动词引介的是事件论元(event argument),而非个体论元(individual argument),并受状语在语义、语用层次上的节制。更具体一点来说,外疑问状语要求对话者提供此事件论元的信息,而外反身状语则断言此事件论元并不存在。相对而言,内状语则位于轻动词组边缘地带(vP periphery),USE 则是内轻动词组(vP_{inn})的中心语(参见 Tsai 2015)。例如:



此处内疑问状语要求对话者提供有关工具、方法、途径等施用论元(applicative argument)的信息,而内反身状语则断言与事者如同伴、帮手并不存在。前者其实也属广义的与事关系(comitative relation-

ship), 在英语都是用 with 或 by 来表达, 如“come with me”、“kill someone with a hammer”、“stand by me”、“go by this route”等。上述这些现象均显示外轻动词的诠释高度与外状语相仿, 而内轻动词的诠释高度则与内状语相仿。我们因此掌握到了一个句法—语义介面上的重要通则, 相信对进一步了解句法部门和语义部门之间映射机制(mapping mechanism)会有一定的助益。

4 句法和语义特质

本文还提出了几项客观测试来区隔内、外轻动词。首先我们发现隐性内轻动词结构后面不能接期间补语、频率补语、结果补语及描述补语。例(19)–(22)的 a 句中含有显性内轻动词“用”, 因此动词不上移, 接补语也不成问题; 而这几例 b 句中的“切”、“切得”上移至 USE 后都无法再接各类补语。例如:

(19)a. 你用这把刀切五分钟, 用那把刀切五分钟。[期间补语]

b. * 你切这把刀五分钟, 切那把刀五分钟。

(20)a. 你用这把刀切三下, 用那把刀切三下。[频率补语]

b. * 你切这把刀三下, 切那把刀三下。

(21)a. 我用这把刀切得很累, 用那把刀就不会了。[结果补语]

b. * 我切得这把刀很累, 用那把刀就不会了。

(22)a. 我用这把刀切得很慢, 用那把刀就不会了。[描述补语]

b. * 我切得这把刀很慢, 用那把刀就不会了。

有趣的是, 例(19)–(22)中 b 句的合法度(grammaticality)均可用动词重复(verb copying)来改善, 而动词重复正是词汇层边缘地带典型的运作机制, 分别如例(23)a–d 所示:^[4]

(23)a. 你切这把刀切五分钟, 切那把刀也切五分钟。[期间补语]

b. 你切这把刀切三下, 切那把刀也切三下。[频率补语]

c. 我切这把刀切得很累, 切那把刀就不会了。[结果补语]

d. 我切这把刀切得很慢, 切那把刀就不会了。[描述补语]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动后补语仍需某种形式上的认可, 如词组结构限制(Huang 1982:41)或格位分派(Li 1985)。

相较之下, 隐性外轻动词结构则无上述补语限制。如例(24)–(27)所示, a 句中外轻动词“让”为显性, 动词不上移, b 句中“切了”或“切得”则上移至隐性外轻动词 CAUSE, a、b 句皆合法。例如:

(24)a. 那把刀让我切了好久(, 快累死了)。[期间补语]

b. 那把刀切了我好久(, 快累死了)。

(25)a. 那把刀让我切了好几次(, 该磨一下了)。[频率补语]

b. 那把刀切了我好几次(, 该磨一下了)。

(26)a. 那把刀让我切得直冒汗。[结果补语]

b. 那把刀切得我直冒汗。

[4] 此处语料让我们想起 Huang(1982:47–48)提出的动后补语限制, 即主要动词后只能有单个补语, 其他的都会被排除, 只有用动词重复才能补救。正如下面两组句子的对比所示:

(i) a. * 阿 Q 看了那本书三个小时。

b. 阿 Q 看那本书看了三个小时。

(ii) a. * 阿 Q 看得那本书很熟。

b. 阿 Q 看那本书看得很熟。

(27)a. 那把刀让我切得好顺。[描述补语]

b. ? 那把刀切得我好顺。

事实上,若在相应结构中使用动词重复,反而会造成病句,如例(28):

(28)a. * 那把刀切我切了好久(,快累死了)。[期间补语]

b. * 那把刀切我切了好几次(,该磨一下了)。[频率补语]

c. * 那把刀切我切得直冒汗。[结果补语]

d. * 那把刀切我切得好顺。[描述补语]

这是因为动词重复是词汇层内典型的句法机制,其运作范围自然无法及于隐性外轻动词。^[5]另一方面,正如本文分析所言,显性外轻动词“让”后面可以接动词重复的结构,如例(29):

(29)a. 那把刀让我切丁切了好久(,快累死了)。[期间补语]

b. 那把刀让我切丁切了好几次(,该磨一下了)。[频率补语]

c. 那把刀让我切丁切得直冒汗。[结果补语]

d. 那把刀让我切丁切得好顺。[描述补语]

这显示外轻动词的确处于句子高层,在左缘结构占有一席之地,也因此与词汇层动词重复的机制兼容。^[6]

从语义层面检视,隐性内轻动词常与对比焦点(contrastive focus)、尝试貌(tentative aspect)或主语子句(sentential subject)连用,否则句子就不甚完整;其显性相应结构则无此限制。^[7]例如:

[5] 此处正如《语言科学》审稿意见所言,动词移位后补语的认可机制在现阶段并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选择动后补语的其实不是主要动词,而是体貌标记如“了”、“得”。以下面(i)a为例,“好久”其实是“了”的补语,而不是“切”的补语,虽然在音韵部门(PF)是移出点的拷贝(copy)被删掉,如(i)b,但在语义逻辑部门(LF)却是移入点的拷贝遭删除,如(i)c。例如:

(i)a. 那把刀切了我好久。

b. 那把刀<切了>+CAUSE 我<刀子>好久。[PF]

c. 那把刀<刀子>+CAUSE 我<切了>好久。[LF]

这点跟非论元移位(A'-movement)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同样的分析也可应用到结果补语句(如“那把刀切得我直冒汗”)上。相较之下,移位到距离较近的隐性内轻动词不但不允许同音删略,如(ii)a,动词重复也只能针对主要动词“切”,而不能带上“了”,这点对比(ii)b与(ii)c、d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

(ii)a. * 我切了那把刀好久。

b. 我切那把刀切了好久。

c. * 我切了那把刀切了好久。

d. * 我切了那把刀切好久。

这显示上述两类动词移位的确需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考察,尤其要借助类型学上的比较,才能获致更圆满的结果(参见Koopman 1984;Cheng 2007;Tsai 2014)。未来另行撰文作更深入的讨论。

[6] Gu(2002)对下面这组有“花费”意味的句式也有类似的使事分析。例如:

(i)a. 那本书看了我一整晚。

b. 那本书看得我入迷。

这是因为例(i)a、b与例(ii)a、b中显性外轻动词的用法基本上一致。例如:

(ii)a. 那本书让我看了一整晚。

b. 那本书让我看得入迷。

而我们后续动词重复的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

(iii)a. * 那本书看我看了一整晚。

b. * 那本书看我看我入迷。

(iv)a. 那本书让我看戏看了一整晚。

b. 那本书让我看戏看得入迷。

[7] 如《语言科学》审稿意见所言,上述语义限制仍有一些模糊地带。例如:

(i)a. 我喜欢睡这张床。

b. 我写过这种笔。

c. 谁切过这把刀?

例(i)a中“睡这张床”可视为“喜欢”的控制补语子句(control complement clause),例(i)c是有疑问语气(interrogative mood)的加持,例(i)b则是由外体貌标记(outer aspect marker)“过”来认可。纵观之,这些现象似乎可与时制停泊(tense anchoring)的条件(即文献中所谓的完句条件)整合在一起看(Tsai 2008),这也将成为我们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

- (30)a. ?? 你切那把刀(,我切这把刀)。
- b. 你用那把刀切(,我用这把刀切)。
- (31)a. ?? 你切那把刀(看看)。
- b. 你用那把刀切(看看)。
- (32)a. ?? 你切那把刀(好了)。
- b. 你用那把刀切(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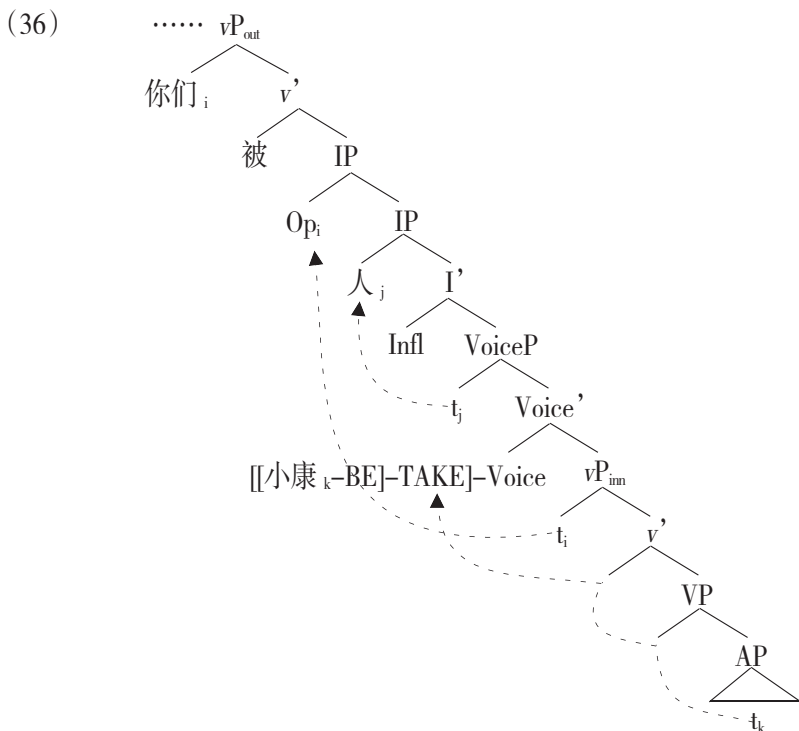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也发现隐性外轻动词只能选择一个非主事的使事者(nonagentive causer),如例(33)a可解为例(33)b,但例(33)a的语义却与例(33)b完全不同,原因在于例(33)a的外主语“那出戏”不具施事性(agentivity),而例(34)a的“西施”却是施事者。换句话说,例(33)a才是真正的隐性外轻动词结构。例如:

- (33)a. 那出戏笑得夫差心花怒放。[非施事性的使事者]
- b. 那出戏让夫差笑得心花怒放。
- (34)a. 西施笑得夫差情迷意乱。[施事者]
- b. #西施让夫差笑得情迷意乱。

最后我们可以结合内、外轻动词理论与 Huang(1999)的长被动分析(long passive analysis),进一步用隐性轻动词解构“被小康”等用法,并还原其衍生过程。如例(35)a的基底结构可分析为例(35)b,其中 TAKE 表相当于“当”的隐性轻动词,BE 表相当于“成”的隐性轻动词(参见冯胜利 2005;Feng 2015),整句义为“你们又被人当成小康了”。例如:

- (35)a. 你们又被人小康了(,还不自知)。
- b. 你们_i又被_{[IP Op_i[_{IP}人 …… [_v TAKE [_{VP} t_i[_V BE [_{AP}小康]]]]]]]了……}

此处可将长被动句的“被”视为外轻动词,表“蒙受”之意;主要谓语“小康”则一路将 BE 及 TAKE 打包上移至语态词组中心语 Voice 位置;而位于外宾语位置的蒙事者(affectee)则为空算子,加接到屈折词组(IP)之上后与“被”所引介的蒙事论元“阿 Q”相认(参见 Chomsky 1986;Huang 1999)。现图解为例(36):



此即长被动句的基本架构。在词汇层则由“小康”先后移位至内轻动词 BE 和 TAKE,最后得出“当成”之意。如此一来,我们便可解算出“被小康”中被动加意动的新兴用法(参见黄正德和柳娜 2014)。

5 内、外反身状语和内、外轻动词的互动

前面提到,“自己”当状语用时也有内外之分:外反身状语的解读视助动词的性质而定,基本上表达“无外在使事者或动因”之意,如例(37)a;而内反身状语则不出“独自”、“亲自”、“私自”的诠释范围,如例(37)b即表“无需同伴或帮手”。例如:

(37)a. 阿 Q 自己肯处理这件事(,不需别人逼迫)。[外反身状语,表使事性]

b. 阿 Q 肯自己处理这件事(,无需别人帮忙)。[内反身状语,表与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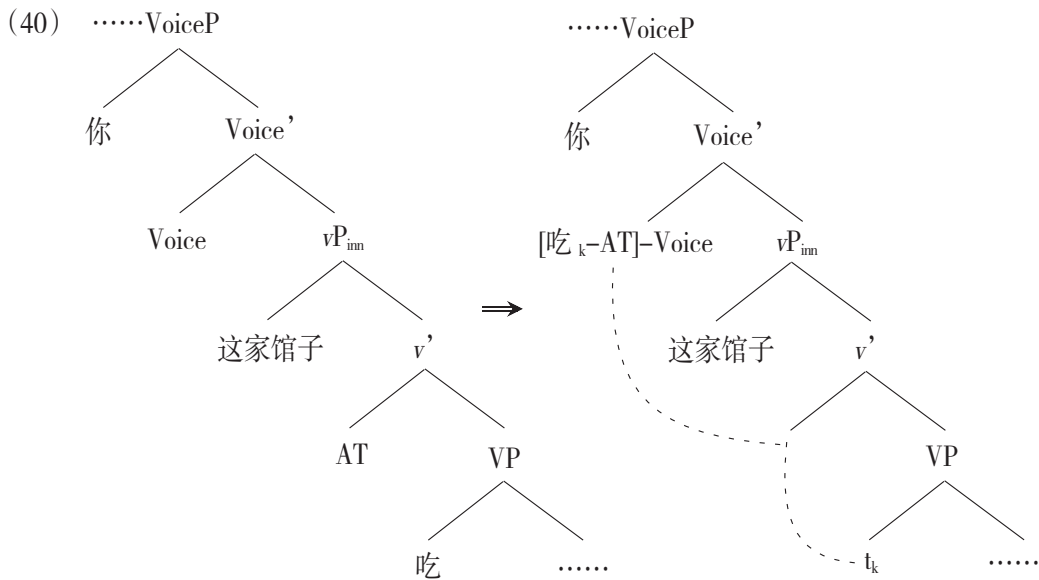
而本文对汉语轻动词的区分也与这种内外之别相呼应。修饰内轻动词结构的反身状语表没有其他的与事者(comitant),如例(38)中“独自”的用法。例如:

(38)你自己切这把刀,我们另外买。

又如例(39)a、b这组句子的语义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例(39)a其实有个相当于“在”的隐性内轻动词 AT,可吸引主要动词“吃”上移,最后止于语态词组中心语 Voice 位置。其衍生过程大致如例(40)。

(39)a. 你吃这家馆子,我们吃别家。

b. 你在这家馆子吃,我们到别家吃。



此处如果再加上当状语用的“自己”,那么得到的语义一般均属与事,亦即没有同伴。例如:

(41)你自己吃这家馆子,我们吃别家。

此外,就算内轻动词换成显性的“在”,其结果也是一样。例如:

(42)你自己在这家馆子吃,我们到别家吃。

相较之下,外轻动词无论隐性、显性,与其连用的反身状语均表没有其他的使事者,或者引伸出无缘无故、莫名其妙之意。如例(43):

(43)a. 那酒自己醉得阿 Q 站不起来,关我何事。

b. 那酒自己让阿 Q 醉得站不起来,关我何事。

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长被动句的意动用法,如例(44)中修饰外轻动词“被”的反身状语就有一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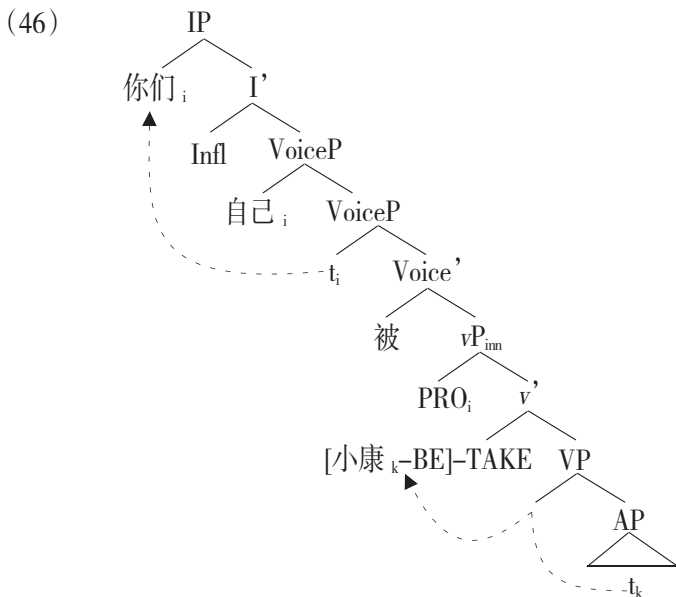
于自身疏忽而怪不了别人的意味。〔8〕例如：

(44)你们自己被人小康了,还能怪谁?

更值得一提的是,修饰短被动句的反身状语似乎偏向与事用法。相较于前句,例(45)更有“独自”的意味。

(45)就你们傻傻地自己被骗,怎么别人都没事?

这个现象正好呼应 Huang (1999)对汉语被动句的区别,即短被动式其实是一种控制结构(control structure)，“被”的句法位置自然比长被动式来得要低(参见例(36)),很可能就在轻动词组的边缘地带,担任语态词组的中心语,如例(46)所示：



如此一来,内、外轻动词分析不但为上述反身状语的差异提供明确的解释,还间接证实了汉语被动式的短长之别,可谓一举两得。

6 内、外轻动词串连效应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要问:如果轻动词有内外之分,那么两者是否可以同时出现?事实上,如果我们重新检视一开头碰到的外轻动词案例(如例(47)a),就会发现里面其实还藏了另一个隐性内轻动词。换句话说,例(47)a拆解开来其语意其实与例(47)b相近。例如:

(47)a. 那把刀切得我直冒汗。

b. 那把刀让我用它切得直冒汗。

例(47)b中“它”可分析为左向错位(left dislocation)结构中的还魂代词(resumptive pronoun),其功能相当于空算子移位后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如此我们便能解算出前句中内、外轻动词的串连过

〔8〕《语言科学》审稿意见指出,内、外反身状语之别在某些句构中并非截然分明,如下面长被动句中的“自己”就倾向作“独自”解。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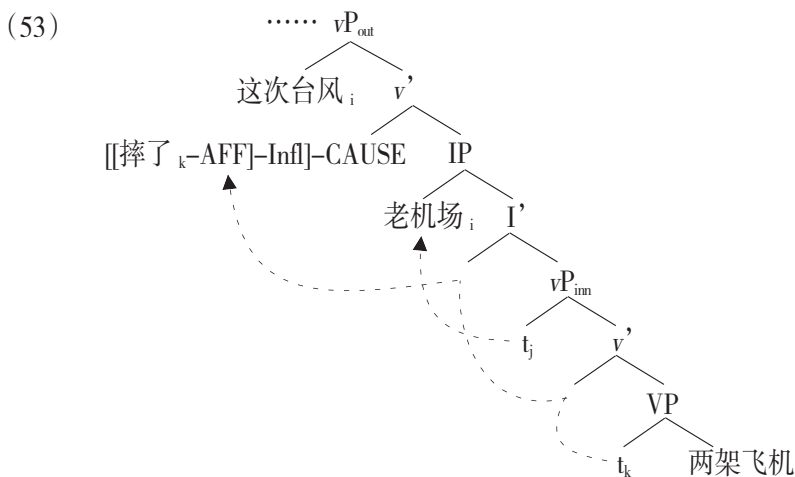
(i)他就只是自己不幸被他们派人把他打伤了;还好没影响到家人。

首先我们注意到此处“自己”在助动词“是”之后出现,这正是内、外疑问状语之间的灰色地带(蔡维天 2007)。试比较以下地域存现句(locative existential sentence):

(ii)池塘里是怎么长出一株莲花的?

“是”后的“怎么”既非问方法,也不表反诘,而是询问莲花生长的过程,外状语的来由用法很可能就是由此衍生而来,跟英语中 how come 的语法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例(i)中“只”的焦点作用也将反身状语圈限在对比用法,因此例(i)并非“没有同伴、帮手”之意,而是表达对比焦点,意即“是他本人,而非家人,受到伤害”,其分布与诠释已跨入外状语的范畴。

此时若将“让”换成隐性外轻动词,那么“摔了”就会继续上移至 CAUSE 的位置,成就例(52)b 中特殊的使事加蒙事用法。如此一来,我们便可重现内、外轻动词移位的串连过程,如例(53)所示。



7 余论:介词、轻动词与助动词

最后一点,本文既然谈到轻动词,也希望能将周边相近的词类用客观的判准区分开来。这样做未必面面俱到,但却是解决问题必要的一块敲门砖。首先所谓动词自然就是表陈动作(activity)或过程(progress),且具有完整的论元结构;而汉语中的介词、轻动词与助动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动词演化而来,差别在于其结构位置与诠释关系的不同:1)介词为附加语中心语(adjunct head),引介施用论元;2)轻动词为半功能中心语(semi-functional head),引介域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或施用论元;3)助动词为功能中心语(functional head),不引介论元。

以此为基准,本文主张其他语言引介额外论元(extra argument)的施用成分在汉语中有介词和轻动词两种不同的构词方式。我们提出两项测试来做区分:1)话题化测试(topicalization test),介词组(PP)做为附加语可移至句首,而轻动词则属句子功能投射(functional projections)的一部份,不可分割出去。例如:

(54)a. 阿 Q 在家里睡了一下午。[介词]

b. 在家里,阿 Q 睡了一下午。[话题化]

(55)a. 赵妈替小孩儿洗澡。[轻动词]

b. *替小孩儿,赵妈洗澡。[话题化]

2)正反问句测试(A-not-A test),轻动词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动词性(verbhood),因此可与正反问句连用,介词则不行。〔9〕例如:

(56)a. 阿 Q 在家里睡了一下午。[介词]

b. *阿 Q 在没在家里睡了一下午? [正反问句]

〔9〕《语言科学》审稿意见提到,有些介词似乎允许正反问句的用法,如“他在不在家工作?”。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此处“在”已成为动词组虚化延伸的一部份,属轻动词;如果“在”属介词,那么它就是附加语的一部份,永远不可能成就正反问句,而必须让位给主要动词“工作”,如“他在家工不工作?”(参见 Tsai & Yang 2015)。事实上,当我们把“在”放到话题位置,正反问句也同样行不通,如下面例(i)b,结果这个任务只能由主要动词来承担,如例(i)c。上述现象因此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更强而有力的证据。例如:

(i)a. 在家,他不工作。

b. *在不在家他(不)工作?

c. 在家,他工不工作?

(57)a. 赵妈替小孩儿洗澡。[轻动词]

b. 赵妈替不替小孩儿洗澡? [正反问句]

本文分析也准确预测隐性轻动词和光杆介词组(bare PP)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前面曾提到,“用”的隐性对应 USE 一定要动词移上来做支撑才行。这点对比例(58)中的两句就能看得很清楚。例如:

(58)a. 这边水不热,我用冷水洗就好。

b. 这边水不热,我洗_k-USE 冷水_{t_k}就好。

相较之下,例(59)a 中光杆介词组属附加语,因此不允许中心语移入,如例(59)b:^[10]

(59)a. 这边水不热,我[(在)家里]洗就好。

b.* 这边水不热,我[洗_k 家里]_{t_k}就好。

此外,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助动词有可能失去域外论元,由二元述语转为一元述语,发展出提升述语(raising predicate)的用法(参阅黄正德 1988、Lin & Tang 1995)。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知识模态词(epistemic modals)。另一方面,轻动词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指示语位置(SPEC position)引介域外论元或施用论元,因此不会有类似的历史发展。

8 结语

本文从新兴的“被意动式”出发,并佐以层次分明的制图分析,成功运用使事、与事的诠释高度来解释 CAUSE、USE 两类轻动词截然不同的语法行为。接下来以补语限制、动词重复及反身状语等现象为基础,我们开发了一组客观的测试,用以证实轻动词的确内外有别。在实证层次上我们的研究也触及被动、使事、与事及蒙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尝试用客观测试梳理出贯串于其间的定律与原则。最后本文依理设检验了内、外轻动词串连起来的案例,可以说更进一步打通了形式分析由实词层通往虚词层的任督二脉,为生成历史语法的研究开拓出一条坚实的道路。

总结而言,无论从句法结构或是语义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有必要将汉语的内、外轻动词区分开来。虽然其间仍有许多灰色地带需要用更缜密的方法加以解析,制作更精确的舆图,但本文仍勉力跨出了一大步,希望能对厘清句法、语义间错综复杂的映射关系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 Chappell, Hilary. 1999. The double unaccusative in Sinitic languages. *External Possession*, ed. by Doris L. Payne & Immanuel Barshi, 195–22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eng, Lisa L-S. 2007. Verb copying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 on the PF Side*, ed. by Norbert Corver & Jairo Nunes, 151–17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omsky, Noam.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eger.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05. Qingdongci yiwei yu gujinhanyu de dongbin guanxi 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 [Light verb movement in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05.1: 3–16.

[10] 至于此处“在”是有隐性对应 AT,还是因为方位词“里”出现而变得可有可无,或纯粹是音上的弱化、删略,在此我们不作论断,留待未来有更多证据时再深入探讨。

- Feng, Shengli. 2015. Light verb syntax between English and classical Chinese.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ed. by Y.-H.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 W.-T. Dylan Tsai, 229–2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 Yang. 2002. On the event structure of the causative predicate *Shi*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1)*. Nagoya: Aic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 Hale, Kenneth & S. Jay Keyser. 2002.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 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1988. Shuo “shi” he “you” 说“是”和“有” [On *Be* and *Have* in Chinese]. *Zhongyuan Shiyusuo Jikan*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9: 43–64.
- Huang, C.-T. James. 1994. Verb movement and som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 587–613.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 423–509.
- Huang, C.-T.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ed. by Y.-H.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 W.-T. Dylan Tsai, 1–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 Na Liu (柳娜). 2014. Xinxing feidianxing beidongshi “bei XX” de jufa yu yuyi jiegou 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被 XX”的句法与语义结构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new non-canonical *bei* XX construction].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14. 3: 225–241.
- Huang, C.-T. James, & Na Liu. 2014. A new passive form in Mandarin: Its syntax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34.
- Huang, Xinjunrong (黄新骏蓉). 2015. *Xiandai Hanyu Teshu Shubin Jiegou Jufa Yuyi Fenxi: Jiantan Xiandai Hanyu Zonghexing* 现代汉语特殊述宾结构句法语义分析——兼谈现代汉语综合性 [*Synthetic Properties of Mandarin Chinese: A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Analysis of Chinese Predicative N/A + N Constructions*]. Beiji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Peking University].
- Koopman, Hilda. 1984. *The Syntax of Verbs: From Verb Movement Rules in the Kru Languages to Universal Grammar*. Dordrecht: Foris.
- Li, Charles, & Sandr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Jinxi (黎锦熙). 1924. *Xinzhū Guoyu Wenfa* 新著国语文法 [*New Mandarin Grammar*].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上海: 商务印书馆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Y.-H. Audrey. 1985. *Abstract case in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Lin, Jo-Wang & Chih-Chen Jane Tang. 1995. Modals as verbs in Chinese: A GB perspective. *The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6: 53–10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Lin, T.-H.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Mei, Kuang (梅广). 2015. *Shanggu Hanyu Yufa Gangyao* 上古汉语语法纲要 [*The Outline of Archaic Chinese Syntax*]. Taipei: Sanmin Shuju 台北: 三民书局 [Taipei: Sanmin Book Company].
- Shen, Li (沈力). 2009. Hanyu mengshouju de yuyi jiegou 汉语蒙受句的语义结构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affecte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2009. 1: 45–53.
- Tang, Sze-Wing (邓思颖). 2010. *Xingshi Hanyu Jufaxue* 形式汉语句法学 [*Formal Chinese Syntax*].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Press].

- Tsai, Wei-Tien Dylan (蔡维天). 2007. Chongwen “weishenme wen zenmeyang, zenmeyang wen weishenme”——Tan hanyu yiwenju he fanshenju zhong de nei wai zhuangyu 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 [“The hows of why and the whys of how” revisited: On inner and outer adverbials in Chinese interrogative and reflexive sentence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7. 3: 195–207.
- Tsai, Wei-Tien Dylan. 2008. Left periphery and how-why altern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7: 83–115.
- Tsai, Wei-Tien Dylan. 2012. High applicatives are not high enough: A cartographic solutio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4th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Xi’an: Xi’a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 Tsai, Wei-Tien Dylan. 2014.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focus movement and light verb syntax. Peaches and Plums, ed. by James C.-T. Huang & Feng-hsi Liu, 203–226.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Tsai, Wei-Tien Dylan. 2015. A tale of two peripher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dverbials, light verbs, applicatives and object fronting.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ed. by W.-T. Dylan Tsai, 275–2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Wei-Tien Dylan & Ching-Yu Helen Yang. 2015. Inner vs. outer A-not-A questions.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artography of Syntax*,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作者简介

蔡维天,男,1964年生,台湾台中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句法、南岛语句法、语法理论、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ner and Outer Light Verbs in Chinese

Tsai Wei-Tien Dylan

Linguistics Institut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Xinzhu 3001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wo types of Chinese light verbs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Outer light verbs mainly involve causality on the eventuality level, whereas inner light verbs are related to comitativity on the activity level. This distinction has a deep conceptual connection to the inner-outer dichotomy between reflexive and wh-adverbials, which in turn is taken to reflect the so-called “the height of interpretation”. The next step is to test our theory on empirical grounds by stringing inner and outer light verbs together in one sentence, and by investigating the intriguing relationship among causative, comitative, passive and affective construals. This move enables us to establish an explicit topography from the lexical layer to the left periphery of Chinese sentential structure. What we find in this stud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but also provides excellent materials for a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grammaticaliz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grammar.

Keywords Chinese Syntax; light verbs; causality; comitativity; cartographic approach